

書經卷之二

蔡沈集傳

王去聲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

是功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

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

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亮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

華去聲

書經

卷二

一

相去聲
便平聲

陽音習

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
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紀
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
會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
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
有高山大川爲之阻隔風氣爲之不通民生
其閒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
別爲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水之深大者爲
其州之鎮秩其祭冀州冀州帝都之地三面
而使其國主之也冀州距河堯河之西雍河
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
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
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既載壺口謂之載壺
師示王者無外之意既載壺口謂之載壺
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
州吉鄉縣也○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
地禹受命治小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
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

鄺首歷
疎首聳

則皆自不流始。故次亮、次青、次徐、次揚、次荆、次豫、次梁、次雍、亮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子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工之本。未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治梁及岐。梁，岐皆冀州山，梁山當於此詳之。治梁及岐，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指呂梁矣。鄺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疎、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鄺道元云：後魏於胡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爲大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逕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

覃言談

行音杭
來音來
匪音免

是既修太原至于岳陽也修因鯀之功而修之

路太原府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

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堯

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

地也堯之所都楊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

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覃懷底績至

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

于衡漳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

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

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為難

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

一出上黨沽縣大陂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

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

潞州長子縣發鳴山也名為濁漳酈道元謂

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

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

磬礫音
畧力伍
鋪杯反

緹音題

軍東光縣也。○又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
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
海，請以爲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
降水大陸至碣石，入于海，本隨西山，下東北
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磬礫，則漸遷而東，漢初
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
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厥土惟
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厥土惟
白壤。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柔土曰壤。
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
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
地制宜，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
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
壤之法，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
用鹿，蜚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
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厥賦惟上下
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厥賦惟上下

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

等也田第五等也

賦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

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

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

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

以賦屬於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

田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

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

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

天子封內之地無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二水

所事於貢篚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二水

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

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滹水薛

氏曰東流合滹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

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

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

流八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衛

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

流八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衛

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

流八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衛

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

流八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衛

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

流八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衛

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

流八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衛

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

流八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衛

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

流八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衛

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

流八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衛

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

流八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衛

靈壽

瀘青蟬

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從其道也。大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廣阿，非是。按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瀘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玃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涿之南，率皆穿西山，踴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涿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澤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旣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恆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島夷，海島之夷也。夾右碣石入

于河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
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
屈之閒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爲帝都東西
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爲至故此
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遼東西北
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
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按
酈道元言鵬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
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爲碣石其山昔
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人貢河道歷世旣久
爲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
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濟河惟
名偶同而鄭氏以爲九門無此山也濟河惟
兗州導水蘇氏曰河濟之閒相去不遠兗州
之境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愚謂河昔北流
兗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

反 沛子禮

補音甫

樂音洛

淪入于海。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閒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林氏曰。濟古文作沛。說文註云。此亮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以古文爲正。九河既道。九河爾雅。一曰徒駭。四曰覆。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既道者。既順其道也。按徒駭。河地志云。滹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在成平。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寰宇記云。在棣州。滴河北。與地記云。卽篤馬河也。覆。補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潔河。輿地記云。在臨津。鉤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鬲津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

恣音民

要平聲

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
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
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恣輿地記
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
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
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而不知滹
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
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爲九河齊桓塞其
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疑非桓
公之所爲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
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
淪於海引碣石爲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
地北與平州接壤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
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
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
平地河播爲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
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
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

強上聲

灘沮音

返音

皆石不應仆沒今竟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
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尙在海中去岸五
百餘里卓立可見則自古河自今以爲海處
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
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
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酈
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
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
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雷夏
地而強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雷夏
既澤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
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
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洪水
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灘沮會同
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爲澤灘沮會同
灘沮二水名灘水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
灘許慎云河灘水在宋又曰汭水受陳畱浚

狙獲音
疽權睢
音沮
音楚

墳音粉
繇音遙

如音如

儀陰溝至蒙為澼水東入於泗水經汭水出
陰溝東至蒙為狙獲則澼水即汭水也澼之
下流入於睢水沮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
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為澼
濟出為澼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
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
而一桑土既蠶是降宅土桑土宜桑之土
也桑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
賴其利而獨於堯言之者堯地宜桑後世之
濮上桑閒猶可驗也地高曰丘堯地多在卑
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
居平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墳土脈
地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墳起也
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茂條長也
○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
山則草木為宜不待書也堯徐揚三州最居
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

有夏

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大或喬而或漸包
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
也其性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鮮上聲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
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
亮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疎
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
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
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為田賦而言故其文屬
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為禹治水所歷之年且
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因以
上文厥賦貞者謂賦亦第九與州
正為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
厥筐織文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
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筐篚而貢焉
經曰筐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

澤音脊

咍音軫
濰音音
惟支

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浮于

日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人於篚也。浮于

濟。潔達于河。舟行水曰浮。浮者。河之支流也。

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又

按地志曰。潔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

程氏以為此乃漢河與潔殊異。然亦海岱惟

不能明言。潔河所在未詳其地也。海岱惟

青州也。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

隅夷既略。略為之封。咍曰。今登州之地。略經濰

淄其道。濰。淄二水名。濰水。地志云。出瑯琊郡

都昌入海。今濰州昌邑也。淄水。地志云。出泰

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

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

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禹為

泉貢徒
壓首掩

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竟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厥土，白墳海濱，廣斥之濱，涯之地，廣漠而最省者也。厥土，白墳海濱，廣斥之濱，涯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煮為鹽者也。厥田，惟上

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岱畎絲泉，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檠絲，鹽

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林氏曰：既總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

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蓋別為一物，如錫貢磬錯之錯，理或然也。畎，谷也。岱

山之谷也。泉，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為可疑，意其必須以為器用之

誓勿

郵音運

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爲玩好也。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卽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爲生也。廩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浮于汶，達于濟。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襲州中都縣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域，東因於亮也。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并青於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於青也。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

沂竟宜

反潮苦郭

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淮沂其
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淮沂其
父，淮沂二水名，淮見導水，曾氏曰：淮之源出
於豫之境，至揚徐之閒始大，其泛濫爲患
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地志
云：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
至于下邳西南，而八于泗。曾氏曰：徐州水以
沂名者其一，酈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
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山武陽之冠
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
也。又按徐之水有泗，有汶，有汴，有濳，而獨以
淮沂言者，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
沭。周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卽禹之徐，則
徐之川莫大於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爲川
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又則自沭而
下，凡爲浸者可知矣。蒙羽其藝，南今沂州費
縣也。羽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